



文 學 / 滄海叢刊 / 東大圖書公司印行

大漢心聲

張起鈞著

大 漢 心 聲

張 起 鈞 著



滄海叢刊

東 大 圖 書 公 司 印 行

本書之出版，悉承邱燮友教授鼓勵及促成，謹此誌謝。又師大國文系學生王文秀、王瓊瑜、李月美幫同謄抄整理，並誌其事。

張起鈞謹識

序——幻想曲

禪宗參話頭叫我們參「念佛是誰？」那就是要問一問：「究竟我是誰」？誰是「我」？

我們自打出生以來，就和「我」同在一起；不僅成天的說「我」，並且時時都意識到「我」。但究竟什麼是這個「我」，冷靜的想一想，還真是一個耐人深思的問題，特別是這「我」是怎麼形成的。

我們總覺得自己在發揮「我」，甚至還把這些要發揮的意念自詡為理想。其實要認真的分析一下，還不是社會各種複雜影響，在我這肉身上的反映？而所謂為理想而奮鬥也者，還不是社會某些因素在我軀體內的激盪。而妙在「我」的一生，就正是這一連串「理想」的織成；儘管實際只是些幼稚的幻想。

我第一部幻想曲是什麼，早已不知道了。記得起來是八歲的時候，那時候母親帶着我從甘肅

扶護父柩回到故鄉枝江下葬。在大家庭中聽到叔叔姑姑們講古說教，便立志要作聖人。不過怎樣才叫聖人，一點也不懂。大概只知道聖人就是最完美最可佩服的罷了，有一次人家給我抽了口煙，嚇得我難過了好幾天，心想這下子豈不是就作不了聖人了嗎？——由這段記憶，也可反映幼小心靈中的「聖人觀」是多麼的幼稚。其實就連這一點幼稚的幻想，還不是來自叔叔姑姑們的暗示？

由講古說教發展到看小說。記得第一部看的是精忠說岳傳。看不懂，硬看，好不容易才把它啃完。接着又遍看七俠五義，小五義，包公案，封神榜……一切一切能找得到的說部。於是心靈便浸泳在這些小說中，至於那作聖人的幻想，早已丟到九霄雲外去了，當時想作什麼，記不起來了，只記得在四年級時，有次作文題目是「我的志願」。級任李老師向全班說：「你們猜張起鈞想作什麼？他想作一個清官」。但稍後的時候我却清清楚楚記得是想作武俠。這不用問，當然是看武俠小說和學拳術的後果。

從小學進入初中，這是思想展變的一個關鍵點，何況又受到國文老師的強烈影響。我們初一的國文老師于廣虞先生是一位很有名氣的新詩人，他與盧隱女士合編一個文學雜誌「華嚴」月刊，盧隱的名著「歸雁」就是刊載在「華嚴」上，而這華嚴就是我們國文科必讀的課外教材。在老師的薰陶下，我又立志要作文學家了，這一志願，也可說是這一幻想，意識非常明顯，並且時間也一直持續到「一九一八」我上高中後。

我上高中是在民國二十年，我們九月一日開學，十八日就發生了「九一八」事變。這簡直是一個石破天驚沉重無比的刺激。尤其這時的心情好像模糊而複雜，既有強烈愛國熱情，又有狂妄的英雄幻想。希特勒、拿破崙，便成了寤寐期求的榜樣。而就在這種混雜的心情下，決定投筆從戎報考軍校。但不幸只在一場體檢中，便為眼睛近視而把我刷掉。於是只好上北大了，那是民國二十三年軍校招考十一期入伍生的事。

在北大四年中（實際應該說北大三年，西南聯大一年），受到無數名師大儒的教誨，領會了學海的壯麗波瀾。於是我又對學術發生了濃厚的興趣。沒想到這一興趣竟爾支配了我後半生，而害了我整個一生——假如從世俗的觀點看。——因為在世俗看來，人生所求莫過於富貴二端，孔老夫子不是也說過：「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嗎？這二端說穿了就是升官和發財而已。我雖今天呆頭呆腦，無緣於升官發財；但我却深信以我的頭腦和幹勁，當年若獻身升官發財的行列，至少也絕不弱於任何人——不論是用道德的手段，甚至是更惡劣的招數。祇因學術吸引了我的興趣，從此便與升官發財絕了緣，甚至今天捧着這些機會給我，我都無此興趣。所謂「要三年飯、給皇上都不作」者是。試想這從世俗看來，豈不是害了我一生？

這一個接着一個的幻想，便填滿我生命的歷程，織成了我的人生，但在今天回首前塵，除了感到幼稚好玩外，又還有什麼意義？難道這就是我的一生嗎？這一連串的幻想又那一個真正能代表「我」呢？再說徹底些，又那一個幻想真是我自己想出來的呢？

不過「色」雖是「空」，「空」也就是色。儘管填滿了生命都是幻想。但這幻想一旦構成人生時，却也真個發生支配推動的力量，而使人不能不有「業力不可思議」之感。舉個小例說吧！當我們在大學時，學術界崇洋之風還相當盛。那怕實際是在餐館中洗盤子呢？只要在外國跑一趟，回來就可當教授。這種現象使我發生強烈的反感。最刺激我的一次是我在大二(?)時的一件事。有一天哈佛大學的政治系主任何爾康(Holcomb)教授來校講演。他一開口便說：他是從美國歷史最悠久的哈佛大學，來到中國歷史最悠久的北京大學。這兩個大學一向關係良好，許多哈佛大學畢業的都來北大教書……他這話雖是實情，但是却強烈的傷害了我的自尊心——學校的自尊、民族的自尊。因此我便發誓：不到外國留學、而要到外國教書。沒想到二十五年後，我竟真的一而再，再而三的以一個「土豹子」的身份，去到美國教哲學了。據說這種例子還不太多，(當然教國語國文的不算在內)。我有何德何能會碰到這種幸運？因此又怎能不使人有「業力不可思議」之感？

這還是糊里糊塗碰上的：還有些硬是清清楚楚的推動着你，使你全心全意的衝着這個目標跑。尤其妙在縱使明知是幻想，明知很幼稚，仍然會死心塌地的為之而奮鬥。而我這後半生的進行曲，連同目前的節拍，就是這樣譜成的。至於這個曲調的內容，究竟是什麼？明眼人看到我這種幼稚的表現，不就「思過半矣」了麼。

噯！這就是「我」？這就是人生！

大漢心聲 目次

序——幻想曲

〔一〕

烏衣巷與青田街……………三

懷南嶽……………一一

台北「交通」好……………一五

響起「台北精神」的號角……………二〇

〔二〕

夢迴故國……………二七

世外桃源……………二九

灘外風光……………三二

從吃說起……………三五

華埠遊行……………四一

週末渡假……………四五

南面觀瀑……………四九

太平洋上……………五一

〔三〕

金元世界……………五七

汽車問題……………六七

不同的生活情調……………七四

飲食與男女……………八〇

男女之間在美國……………八四

謎樣女郎……………九〇

〔四〕

愛情和婚姻……………九九

青年與戀愛……………一〇二

情人節……………一〇六

從不愛教女生談起	一〇九
女性的美德	一一二
女性禮讚	一一五
從「好丈夫」說起	一一八
從西方的老婦談起	一二一
母親與母親節	一二五

〔五〕

智慧的反映	一三一
人生的正軌	一三四
起自物中超乎物上	一三七
美的人生觀	一五〇

〔六〕

考試幸運記	一五七
臘八壽梁記	一六六
學人風趣	一七一

儒林往事	一七五
------	-----

1. 辜鴻銘妙講英詩	一七五
2. 老舍巧佈夜壺陣	一七七
3. 梁實秋午夜怪電話	一七九
4. 魯迅不罵孫伏園	一八一
5. 熊式一辛酸穿長袍	一八二
6. 陳榮捷當場遇知音	一八五
7. 黃膺白一計安天下	一八七
8. 吳英荃妙語談大局	一八九
9. 西門華講邱吉爾	一九一
10. 沈鴻烈談張作霖	一九三
11. 翻江倒海的張克祥	一九五
12. 張春霖二三事	二〇〇
遊戲人生	二一〇
得意之作	二一三
老子哲學後記	二一五

三

烏衣巷與青田街

世事興廢無常，人生榮辱多變。辛辛苦苦的營謀，鴻鴻烈烈的功業；究可存續多久，誰能知道？高樓華廈，固可轉眼化為灰燼；巨富豪權又何嘗不能春夢一場？反倒是一些文人雅事、嘉言美行，却常受稱讚，傳頌不息，成為千古茶餘酒後的佳話。甚至連那居停盤桓的場所，都地以人傳，成了後人憑弔懷念的對象。就以人所熟知的烏衣巷來說吧！儘管六代豪華，春已早去，而這條巷子却永是詩人吟咏的題材。千載之後的薩都刺到了金陵，還要吟歎：「王謝堂前雙燕子，烏衣巷口曾相識」，這不都是當年那些高人雅士的流風餘韻嗎？——正因這些往事的縈迴暗示，便不由得想到眼前的青田街。青田街能否一如烏衣巷名傳千古，雖不可知，但身處其間，却每有優美自樂不讓古人的感受，何況這「青田街」又與「烏衣巷」天然的是一付巧對。

無意中搬到了青田街，人家告訴我：「這裏的環境不錯，是高級住宅區」。我說：「是否因

爲附近都是學校和教堂」？①他說：「那倒還不止此，你慢慢住着就知道了」。我心想這還不是恭維人的客氣話，有什麼高級不高級的？只不過街巷倒還整潔，氣氛還算寧靜罷了。

住下來後，漸漸發現，來來往往的人們，大都彬彬有禮，氣質不俗。有些人一看就是受過高尚文化陶冶的。在我們這些教書人眼中，看着非常對勁兒。有一天我從外面回來，一進街口，就聽到拍板吹笛，咿咿呀呀吟唱崑曲的聲音②，我的心扉爲之一亮。沒想到這裏還真有高人饒此雅興。我也就樂得邊走邊聽，把他們的清音，權作我這「行路」③的伴奏。正在自我陶醉，唱聲盈耳，前面又叮叮噹噹傳來一片悠揚的琴聲。聲音愈聽愈近，一直送着我到家。還沒進門，家裏也飄出一陣絲竹之聲，那當然是女兒萬明在彈古箏了④。這一路回來，弦歌不絕，不僅美音雅樂，一享耳福，尤其使我深深的感到這一地帶氣氛的高雅不俗。記得我在香港時，有一次走到一個巷子，一進去便聽到這邊劈劈啪啪，那邊稀哩嘩啦，一家接着一家，全是打麻將的聲音。而這裏則是一家接着一家的歌聲琴韻；相形之下，試問這是一個如何不同的情調——正由這一幕，才使我體會到所謂「高級」也者，並非全屬子虛。它並不指華堂巨廈，車水馬龍，而所指的却就正在這氣氛的高雅不俗，和其住戶的文化水準。後面這一點，我尤其有深切的體認，因爲住久了之後，才知道左鄰右舍，不是臺大師大的大牌教授，便是社會上的學者名流，若從文化學術的角度來看，這裏竟是「將星雲集」了。

這一「將星雲集」的情形。好像知道的人還不少，甚至還有外國人。有一次我在美國，與一

位搞漢學的洋朋友談起我的住所，他馬上說：「噢！你住青田街呀！那是學人住宅區，我們管它叫『格潤費而得』（Greenfield），好美的名字啊！」美國人向來嘴上熱鬧，滿口的王豆腐與蜜糖，我那裏會把他這話放在心上？而真個引起我注意的乃是一份推銷房地產的說明書⑤。商人都是最現實的，縱令不是只認得錢，至少也是對文化風雅毫無興趣；那知他這說明書的大標題竟是：「要是孔子住在臺北」八個大字，接着就說：要是孔子住在臺北，一定看上青田街，因為「這兒是臺北最理想的文教區」，遠離塵囂，雅靜宜人。——我看了，真是感到受寵若驚，要不是有兩千多年的時差，我豈不要與孔子為鄰，而大可拿「我的芳鄰孔仲尼」來炫耀？——說穿了，這終究是商人的噱頭，博人一粲而已：最妙的竟有人公然大登廣告，一本正經的說：

有一天我拿過中央日報一看⑥，第一版最重要的地位，赫然四個一寸見方的隸字「書香門第」。我只當是電影廣告呢！但習慣上電影廣告不登在這裏呀！再一看，原來竟是賣房子的廣告，廣告中首先表明這房子是在青田街，並繪圖為證。接着就說了：「居住這裏，你的鄰居即使不是教授學人，也是名流仕紳……」，更妙的，還深謀遠慮的告訴你：「下一代在這優良的環境，更可潛移默化，從小奠定為學做人的深厚基礎」。像這樣「為人謀而忠」的商業廣告，真可說是「歎觀止矣」。不過這雖是推銷的辭令，却也非全無道理；至少就現住者的子女來看，便確乎是信而有徵。就拿我們這五巷說吧！對門二號，藝術家陳慧坤教授的令媛陳郁秀，便是以天才兒童保送出國學琴，幾經贏得歐洲多項比賽的冠軍，回國執教，而成為一代鋼琴的名手。左鄰五

號，是史學家陳致平教授，我們的書齋，窗口相望；雖不曾「隔離呼取盡餘杯」，却常是「憑窗笑語天下事」。而那頂頂大名的才女——瓊瑤，不就正是他的千金嗎？她那成名之作「窗外」，許多處便都是青田街現場實地的故事。我常開玩笑說：「我的書齋，就是瓊瑤的窗外」——瓊瑤、陳郁秀，不過是兩個例子而已。其他住戶子女之卓有成就者，不計其數。不過不能像文學藝術，能那樣及早成名，為衆所知而已。

青田街也住有不少達官貴人；當部長的前後便有三四位，作過次長的更是很多。而妙就妙在這些位部次長，全部清一色是在教育部，你說怪不怪？甚至這裏住的幾位黨國政要，也無不是人以文傳，名列士林。例如街頭的于右任，街尾的梁寒操，他們都有極高的政治地位；尤其于先生可說是開國元勳。但是衆口傳頌，一致恭維的，却都在其書法詩文。難道這青田街便真是文曲高照，魁星的轄區了嗎？

正因為這些達官貴宦都是文教中人，天然的便與那些腦滿腸肥，作威作福者流不同。有一個星期天的早晨，我乘興陪內子到菜場去買菜。一出門，便看到樓上的郭次長太太●已經買菜回來。走到街口，一位太太提着菜籃和內子打招呼，一看，是鍾部長的太太●。買完菜回來，又看到前面一位少婦，一手抱着小孩，一手提着東西，好生眼熟，近前一看，乃是林次長的太太●。這些太太，在我們看來，自是左鄰右舍，司空見慣。林次長太太還是內子的學生，更不足奇；但就他們本身而論，却是千真萬確，不折不扣的現任部、次長夫人。要在往日，便是一二品的命婦

了，何況郭林兩位夫人本人還在大學任教；而他們竟都如此樸實無華，平易近人；這當然是來自他們的文化素養，而更重要的，就在他們這無意的表現中，却反映出我們政風的清尚，上下的一心。這要載諸史冊，流於後世，難道還不是千古的美談麼？

這些人還可說是受過高深教育的，不在話下；難得的，連附近的店肆攤販，也無不令人感到親切善良，彬彬有禮。從前大家交口稱譽北平商肆的服務態度。我是北平生長的，以我看來，這些攤販也毫無遜色。他們不僅公平交易童叟無欺，而難能可貴的，也是和北平商人一樣，充滿了人情味。貨好而又是你愛吃的，固然會主動的向你推薦，不合你的口味，也會勸你不要買。有時從外面回來，想順便帶點西瓜回去吧，他會說：「先生，不用買了，剛才你的媳婦已經買回去了。」至於帶錢沒帶，貨先拿走；隨叫隨送，服務到家，那更是不在話下了。

最令我讚歎的，是巷子旁邊一家賣包子的。這店小到不能再小，只是利用兩個屋檐下的夾道，賣一早晨包子豆漿，搭點稀飯小菜而已。店家只有兩個人，先生當爐，太太照櫃。儘管環境破爛簡陋，生意却好得很。包子當然物美價廉了，更重要的是那店婦。你不要誤會，以為她是位伶牙利口的包子西施，反之却是一個看來土土傻傻的村婦。她的誠摯樸實，使客人感到這小店就是自己的領域，而毫無對立相爭的意識。因此許多熟客進來後，就和到了家裏一樣，忙的時候就自己動手拿東西，吃完了，自己付錢而去。至於究竟拿了多少東西，付了多少帳，那店婦連看都不看。有一次我正在吃包子，來了兩位警察，一進來就彎着腰，向爐灶底下看。我馬上一怔，心

想他們這破店還藏有什麼私貨違禁品不成。那知那警察是去開火門，火門打開後，就拿了兩個蛋，自己打在鍋裏煎。另一位警察便去拿碗拿筷，裝菜裝粥，完全像在自己的家。吃完了把錢放在桌上，揚長而去。我還特別留心看他們有沒有耍花頭佔便宜，查看的結果，確是如數付錢分文不差，這真是到了君子國。

古人說：「有人斯有土」，又道是人傑而地靈。西晉時，江南還是默默無聞之地。及後中原衣冠相率南渡，才形成文物之盛，而有烏衣巷的佳話。今天青田街也正有相似的背景。不過烏衣巷是由豪門遷來，聚族而居；青田街則是來臺文人的不期而聚。他們顛沛之餘，既無高堂華廈的居處，更沒有巨室大族的聲勢。但在文采風流方面，却遠較烏衣巷有更多的光輝和成就。王謝子弟雖是溫文爾雅彬彬有禮，那不過是傳統文化的成熟表現而已。而青田街的人們却有一把文化更向前推進一步」的努力。詠絮換鵝自是千古佳話，終歸是風流自賞，文人的雅趣。青田街的人則不僅詩書琴棋^⑩，風雅無邊，還更能已立立人，推動許多弘文濟世的工作。研倡古禮古樂^⑪，促進世界大同^⑫，都是近年來公認有益的文風，而推本溯源，這風源却正來自青田街。若以佛學作譬，烏衣巷只能算是小乘，而青田街則要列入大乘之林吧！

就拿烏衣巷時代，最擅勝場的「清談」來說，他們的妙語雅行，雖極稱清新玄特，說穿了却只是老莊思想的領會與實踐而已，就思想上講，這只是次一階層的活動。但青田街的人却能把道家思想有條有理的組成體系；顯然比那隨便說說，抓眼鬬趣的要高着一層。這是就精神意趣說，